

欽定四庫全書

象臺首末

提要

臣等謹案象臺首末五卷宋胡知柔編述其
父夢昱獲譴始末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
吉水人嘉定丁丑進士官大理評事以論濟
王事貶死象州寶慶元年追贈員外郎咸淳
三年追諡剛簡知柔于寶祐四年編其奏疏

遺文後又益以謚議及諸家贈答題跋之作
以成此書而彈文亦具載焉其編次頗無法
度如第一卷封事及上史彌遠書之下忽攙
以李孝先梁成大糾彈夢昱二疏及徐瑄救
夢昱書其下又為夢昱祭弟文一篇其下又
錄要以追復省劄之類共為一卷第二卷告詞行
錄夢昱言迷之下忽攙以夢昱所進劄子四篇其下又
錄文四章贊以趙文等所作夢昱水石圖贊五首共為

一卷第三卷諸人贈詩十八首之下忽攙入
夢昱自詠步王盧溪韻詩二首再寄一首其
下又載他人詩七首忽又攙入夢昱自詠榕
陰圖一首其下又載他人詩十六首共為一
卷第四卷為諸家哀詞祭文題跋而第五卷
省劄諡議反居其後末附象贊六首又與水
石圖贊各編而出身印紙題跋亦與封事題
跋各編均龐雜無緒又其書作于宋理宗時

安得載及元明人詩文殆必其後人所竄亂
非知柔之舊矣徒以夢昱氣節足重故流傳
至今而宋史夢昱無傳所載亦不免闕漏今
特著之錄以示表章之義焉乾隆五十年十
月恭校上

平定縣志卷之六 藝文志 詩文 夢昱 詩一首 其
一 夢昱 詩一首 其
一 夢昱 詩一首 其

立國亦惟賴祖宗友愛之義以為之根本也蓋友愛一
念乃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所恃以培植立國之根本
者莫先於此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
秦卹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濟卹之變其事不同而所
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挾祿父以為亂流言騰
播王室幾危周公始不得已而誅放之然南陔暫廢常
棣繼作悠然感傷之意見於歌詠之間封胡示寵蔡祀
續焉是周公所以待管蔡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

嘗終絕於管蔡之身後也當秦卨陰謀竊發事迹敗露
初則罷尹開封繼以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
皇帝始不得已而貶責之迨凶計止聞感泣悲痛追封
之典賜謚之典恤孤之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
待秦卨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終絕於秦卨之
身後也始焉之誅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不得
已之心終焉之勤渠繾綣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
理依然久倫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

宋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迺若
濟卽之變特出於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卨之事
而例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真周公與
太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臣竊以為君臣
之分不可暫僭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
不可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秦
卨之變議者或至斥以太逆或欲處以殊死太宗皇帝
非懷諫者卒於不俞其請者何也彼則明君臣之分吾

自全兄弟之情故也。今臣下既聲濟帥之過，陛下則從而宥其過；臣下欲奪濟帥之恩，陛下則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柰何駁議一聞，恩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帥友愛之義終於絕矣。戕天理，斁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霸莫盛於齊威，身死未寒，五公子爭立，迄于簡公，齊無寧歲，是何其禍之慘也。蓋胚胎於子糾之變也，子糾死矣，曾無一語追悔，營塋命繼等事，並無聞焉。是齊威友愛之義終於絕也。唐之三宗莫

盛於太宗不一再傳而數世本支殲於則天之手者幾
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蓋胚胎於建成元吉之變也
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是太宗友愛之
義終於絕也使陛下之待濟郟友愛之義果終絕焉厥
鑒不遠臣竊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冤民乃若
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
者晉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誣之
懼而出奔甘於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察亦無有為之辯

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為崇狐突親見而
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聲寃託於秦以伐罪者若怪也
晉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寃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
之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也江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
自救懼禍自經其與恭世子之事相去無幾矣自田子
秋急變訟太子寃武帝為之幡然感悟作思子宮為歸
來望思之臺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
晉人數世之禍者何也有以散其寃抑之氣故也夫父

父子兄弟均之為天理之真人倫之至也以父子兄弟之至親而寬抑且不能以自伸焉他可知矣天理幾於斃而人倫幾於泯矣如之何不召慶稔禍耶臣嘗閱京府所勘沈伯括等案所言濟邸隱匿有無虛實臣不得而知之就使有之其事乃在陛下臨御以前罪合在赦宥之域今不必論矣又嘗閱詔獄所勘謝周卿等案竊見逆賊深夜突發濟王脫身竄匿既而尋獲迫以僭偽濟王發聲痛哭首以不得干犯陛下與皇太后

為戒則其本心可見矣議者乃謂其與賊同情商議入
據郡治又謂其欲遁往平江據城為固幸府僚有留其
行者是殆風聞之過也否則為府僚者駕其說以為免
罪計也不能止其借而能留其行此必無之事也將誰
欺欺天乎濟王不幸而罹此橫逆陛下政當軫錫原急
難之情矜之念之詎忍罪之陛下果以議者之言而罪
之則濟王寃矣邇來間有訟其寃者然羣言雖進淵聽
未回則是陛下友愛之義終於絕矣九原不可作是非

曲直濟王豈能與議者辯又豈能與陛下較縱使追贈
褒崇其實於濟王無加益設欲削奪追貶其實於濟王
無加損然陛下友愛一念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
人倫之或睽或合乃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所由判焉陛
下未可以為末節細故而忽之詩曰昊天其子之天子
者代天作子之義也子之子九天之所屬愛者也濟王
與陛下均為先帝子陛下兄弟姊妹月而所以待濟王者
如此彼蒼者天其謂陛下何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則友

愛乃孝之大者也濟王承先帝溫清有年矣亦先帝所屬愛者也先帝仙遊日月幾何陛下奉先思孝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先帝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則繼述乃孝之大者也太祖皇帝處兄弟之常如彼太宗皇帝處兄弟之變又如彼陛下鑒于成憲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祖宗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又曰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則朝廷者乃孝弟之道所從出也濟王在邸初

無恩德及人天下未免矜憐而追念之何也意者祖宗
友愛之義素孚於人心則斗粟尺布之謠未免責陛下
以備也陛下教天下以弟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天
下之人其謂陛下何陛下無謂變故之潛消陰弭而天
心為已順無謂雨澤之隨禱輒應而天心為已格人心
即天心也亦先帝與祖宗之心也自濟邠之訃既傳聞
者莫不悲之往往謂狂狡妄圖守貳不武苟能夤夜勤
除豈至詰朝僭偽濟王果何罪而至此極耶人心之憤

惋勃勃如也自封駁之說既行聞者莫不恨之往往謂
是特故彰濟卹之惡以戢訛言耳以上謗議耳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人心之憤惋則猶故也以人心察之則天

心可知矣迺者乾文疊疊示變固已畧寓其譴告之意
矣以天心推之則先帝與祖宗之心又可知矣陛下若
不早回友愛之天政恐奸雄得以竊議夷狄得以竊窺
乘間抵讎特未可測况乎冤抑不散乖戾寢生他日國
家之禍變何有終窮臣竊懼之夫子之作春秋凡二百

四十二年行事皆所以垂萬世戒也而鄭伯克段之事
獨首書之其意深矣此陛下所當默會也孟軻論周公
誅管蔡之過以為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
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臣之所以望陛下者亦猶孟
軻之論周公也陛下誠能思祖宗立國之根本不外乎
孝友之一念以周公之厚於管蔡太宗皇帝之厚於秦
卨者為法以齊威之薄於子糾唐太宗之薄於建成元
吉者為戒回友愛之本心復哀矜之初意亟圖今是旋

悔昨非當臨朝之際感泣涕洟諭大臣若曰人皆有兄
弟朕獨亡濟王僭偽事迫於免黨非其本謀幸平心定
氣為朕處之竄以恩而屈朕法毋執法以奪朕恩亟取
先朝秦卹故事為朕參酌而行無忽凡追贈褒崇之典
竄過乎厚焉降存亡繼絕之詔徐擇人而立之加以歲
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賚予使死者可以無
憾生者不至無聊如此則濟王之冤抑如戾太子之得
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矣陛下友愛之一

念油然而生恩榮浹於九泉怡愉洽於四海天理缺而
復全人倫睽而復合為天下國家九經庶可次第而推
廣之仰焉可以慰天心俯焉可以慰人心幽焉可以慰
先帝與祖宗之心作宋明主垂宋休光所以扶持立國
之根本者不間於周則所以綿延享國之歷數者必踰
於周何憂乎奸雄何畏乎夷狄何虞乎禍變臣之所懼
者不足懼矣陛下降詔求言四閱月矣臣締觀默察朝
思夕想惟時事紛紜可為痛哭流涕者多矣獨於陛下

待濟師一節尤有發不恤緯之憂陛下庶幾改之臣日
望之所以隱忍而未敢言陛下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臣
是以不顧首領披露肺腑昧萬死為陛下言之萬一陛
下少留穆清反覆展玩幡然而聽之非臣之幸亦非濟
師之幸乃宗社之大幸否則狂僭之罪臣無所逃斧鉞
鼎鑊惟陛下所命當席藁私室以俟焉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上丞相史彌遠書

夢昱竊惟伊尹商之阿衡也而所以告戒其君者必先
之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夫立愛必自親始而親
莫親於父母立敬必自長始而長莫長於兄伊尹引其
君以當道豈無他說必先於斯二者何也蓋立愛立敬
乃人道之大端而君道之本原所從出也大丞相擁立
聖明以定宗社大計政當開導聖明以為宗社久計可
也夢昱竊聞主上恭儉寬仁不改父道祇畏承順克慰
母心則立愛之道大丞相既有以開導之矣迺者雲川

之變實出於濟王之不幸聞其死莫不悲之主上存恤
之意始於厚終於薄追贈之典始於渙汗終於反汗立
敬之道未免缺然則大丞相開導之功無乃猶有慊歟
今有人焉適值兇黨迫其兄為首以劫掠其財物者其
兄又不幸而死於鄉鄰殺捕者之手自忠厚者處之必
將悲其兄無辜而橫死且察其兄本無心於劫掠軫其
孤孀理其喪塋凡事之所當任責者惟恐有六之不加
厚焉若或忿忿然真以劫掠之罪罪其兄聞有疏其兄

之宿過者反從而聽之信之哀吊不至撫問不加邱嫂
之痛哭無聊者不之恤然嘗之似續無人者不之顧視
同氣如仇敵棄手足如贅疣則宗族姻黨必將交口譏
議共指為殘忍刻薄人矣鄉曲之稍有識見者必將望
望然去之而恥與之處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夫今主上
之待濟王或者其類此歟天下未有不長吾之長而能
使億兆之衆懽然戴之以為君長者無怪乎人心之憤
惋不平而閭諍巷議紛紜未已也主上固不免負天下

之謗大丞相不容不分其謗也公論之在天下未有久
而不明者大丞相能逆料此事他日必無反覆否歟寬
抑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者大丞相能逆計此事它
日決不為國家之厲階否歟大丞相為宗社久安計未
可以此事為不足芥蒂而忽之夢昱又竊聞迺者海陵
郡使君傾逝大丞相悲痛感泣哽咽廢食所以撫存其
諸孤經紀其身後事者靡不備至友愛之義人皆仰之
雖然天下至大一家之推也穎考叔之孝於母能施及

鄭莊大丞相之友于兄乃不能施及主上夢昱所以深
為大丞相不滿也大丞相試深思而熟計之逝者已矣
今日之追奪貶削其實於濟王有何加損然於主上君
德所損甚大於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損亦大今日
之追贈褒崇其實於濟王有何加益然於主上君德所
益甚多於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益尤多主上出求
言之縛今既數月矣以直言進者固有之獨於待濟王
一節議論紛紜相為矛盾曾未有剖其事情稽其禍福

平心定氣為國家懇切言之者夢昱田野書生荷大丞
相擢中棘椽與濟王素無雅故亦未嘗覲面濟王僭偽
委非本心夢昱因斷謝周卿等索頗知底蘊若更緘默
不敢吐舌一言非惟上負君相抑亦下負所學是用歷
考古事叅稽先朝家法披露肝膽輒上封章昧萬死以
言之謹用副本申徹鈞聽敢望大丞相不棄芻蕘留神
展玩以至親兄弟手足之情體至尊兄弟手足之情當
從容論道之際明以處濟邸一事開導上心務在補過

臣仰惟皇帝陛下受上天之景命膺列聖之丕圖履位
之初肇舉禋祀雲物開霽天宇清明祥風景星昭映披
拂此陛下之得天心而天心之眷陛下也號令初敷雲
行雨施輝光所被聲應氣求聖主作興萬物咸覩此陛
下之得人心而人心之歸陛下也孟子曰使之主祭而
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人受之
堯舜所以得天下不過如此近年以來學術不明義理
不講士風頹靡背正而適邪違道而干譽親文墨者不

識典故習法令者不知憲章身為王臣而有疾視君上
之意職居朝列而有陰黨叛逆之心大為反道敗德之
意肆騰挾邪醜正之語脅制上下誣蔑典常猶使在廷
臣實疑懼臣伏見考功郎中洪咨夔迂潛晚出粗亦能
文大理評事胡夢昱江西鄙人試法偶中遭遇聖主寘
身周行不思勉勵以報君德乃以詭怪而惑羣聽近者
臣等相率奏請款謁廟宮此乃援真宗哲宗朝故事考
先臣司馬光之言所以隆陛下尊祖敬宗之心副萬姓

尊君親上之意其所關係蓋為甚大吾夔則曰臺諫相
率勇往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矣考詳典
故以肅宮廟以安人心此豈細故而乃為譏誚之語如
此其視君上為何如其視宗廟為何所也蓋其憤給舍
之駁濟王故誚陛下之謁宮廟原其心術允謂回邪夢
昱素不能文且無所見突然上書言濟王事狂_悖縲縲戾
字字傾邪朝列切齒以為怪異如曰沈伯括等所供就
使有之合在赦宥之域夫伯括所供事實所索彙卷皆

大逆不道之事身為法官豈不曉法安有惡逆而可以
赦原乎觀其下語詳其用意考其引援皆其憤詈呪詛
之語此必藩賊餘黨潛伏出入共成此書二人者同於
黨惡而黨惡之辭則有輕重同為狂謬而狂謬之語亦
有淺深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咨夔鑄罷夢昱追官
落籍竄之海外州軍庶幾中外悚動知有君臣上下之
分觀聽肅穆國勢尊安天下大幸伏候勅旨竇慶元年
九月初三日檢會臣僚奏洪咨夔特降三官餘依胡夢

皇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象州羈管臨安府
差發前去取交管託文狀申尚書省獻下且以補起自
司諫梁成大章疏

臣聞士大夫之趨嚮風俗之厚薄繫焉必其操行純一
持論正平始足副公朝簡拔之意今有人焉學問本無
而詭怪立異行實不副而矯飾沽名靡節屢更悖謬日
甚傷風敗俗職此之由臣伏見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楊
長孺拘僻而濟以暴狂而恣于酒向為守帥凌蔑僚

屬誣劾竊公間行怪政所至貽笑見於前者臺臣之評
奏臣不復再續天聽今六龍御天收用名勝以共起事
功如長孺之習怪積謬何足齒錄朝廷特以其名臣之
子遂加枚拭賜以命召此初政之美意臣聞其人故態
不改顛怪自如形之詩詠公肆譏訕其送胡夢昱行詩
之末句云便是吾鄉小澹菴者前朝名臣胡銓也今長
孺延以夢昱况銓流傳道路有識駭憤方且以辭遜自
高對客昌言畧無忌憚臣謂長孺之所為若使立朝必

澹菴

黨和邪說簧鼓在列或叨外任必復行怪政貽害士民
長孺之一身進退初無繫於輕重第恐中外觀望相師
成風崇詭尚異波流莫返必至是非混亂分義不明他
時復費朝廷區處臣實憂之臣欲望陛下特頒睿旨敕
請長孺召命指揮仍異祠祿理作自陳俾知循省以正
人心以厚風俗以為詭僻狂悖之戒謹具覺察以聞伏
候勅旨貼黃臣照得前大理少卿徐宣身為理寺長官
見其屬夢昱之狂悖誣謗一至此極自合糾正訓戒使

之舍逆歸順知有綱常始無負於朝廷擢用之億今乃不然惟知極力從諛而已觀其舉夢昱為賢能才識其詞有曰勤拳憂國慷慨敢言及引經決疑近古遺直等語今以瑄之言考瑄之心則夢昱狂悖誣謗之章必與瑄合謀共議而為之無可疑者臣契勣徐瑄胡夢昱雖已蒙朝廷追削貶竄公論猶以為罪大罰輕臣欲望睿斷將瑄夢昱更賜重議施行庶誅其無將之心以決公論仰乞睿照寶慶二年六月初一日檢會臣僚奏徐瑄

更追三官移送象州居住胡夢昱送欽州編管仍令道
州象州日下差發前去取交領狀申尚書省直書
大理少卿徐瑄上史丞相書

瑄嘗聞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
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此蓋儒者識治之格言而古
今昭然之明驗也夫所謂諱危亡之事者非謂必無是
事而諱之亦非謂危亡之立至也舉一事發一政有可
以致危亡之理則惟患其不聞聞斯改之而已矣此則

諱危亡之事也所謂諱危亡之言者非止於不樂有聞而已也聞則忿疾之擯棄之甚者流放竄殛置之可死之地而後已天下由是而鉗口結舌朝廷有過不得聞則危亡基之矣此則諱危亡之言也是以自古聖君賢相莫不以樂從諫為首稱而反是者必致危亡之地此必然之理不待旁引曲喻而後知也恭惟丞相一德格天再世相輔勲業之盛振古鮮儷士大夫之道古今譽盛德者不特以二十年身任天下之重為難而更化以

來未嘗罪一言者雖狂悖妄誕肆為詆毀而丞相未始
不優容之天覆地載海涵春育士大夫以是感激思奮
凡朝廷稍有缺政則盡言無隱亦恃丞相有包荒之大
德必無流放竄殛之事不然孰肯蹈不測之淵為嘗試
之舉哉瑄竊見胡夢昱以囊封繳劄論及濟邸事獲大
譴責投之嶺海固其自取然考其所為實有憫惻隱憂
之心而無沽激矯飾之意朝廷所以特加竄於胡夢昱
者不過以其位卑而言高又其言與論思之臣適相避

迨故其罰特異於他人而瑄區區千慮之愚竊以朝廷
方以直言詢及草茅無間中外則不當以位卑為嫌丞
相光輔聖主廣開衆正期年之間凡所以獎拔善類激
昂士氣扶植宗祖以祈天永命者無所不用其至而首
以直言罪一職事官竊為丞相惜之恐自是中外之人
皆以言為諱其於丞相二十年涵容之美意輔贊之大
業所損多矣瑄職在法守偶與胡夢昱同寅見其披閱
謝周卿等案牘有感於中欲退而草封事久矣聞有囊

此篇刻

象臺首末奏必次後伍錄欲早下之則其故則曰若幸而有
計三萬零三百今其夢且言以此執筆細思作而後報者至於
三四此蓋體所親見則如其由者至誠傑出而非務為
沽激求名之舉瑄既得於目擊不能為丞相言之則此
身陶成之恩恐卒無以報故敢冒昧控陳諸盡然則為
幸於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亦景以歸也亦亦對對
維寶慶三年歲次丙戌五月乙卯朔越二十有三日丁
丑兄夢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十八弟之靈曰

此篇刻

封匭奏必汲汲傳錄欲早知之問其故則曰若幸而有
他人言之則夢昱可以止執筆細思作而復輟者至於
三四此蓋瑄所親見灼知其出於至誠慼惻而非務為
沽激求名之舉瑄既得於目擊不能為丞相言之則此
身陶成之恩恐卒無以報故敢冒昧控陳諸盡於此
弟在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亦兼以歸世武弟對對
維寶慶三年歲次丙戌五月乙卯朔越二十有三日丁
丑兄夢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十八弟之靈曰

鳴呼歲在丙午先人棄人間世姊九歲伯兄六歲予兩
歲明年丁未弟始生鞠育顧復先妣之劬勞極矣然猶
幸有先祖在又六年壬子先祖亦棄人間世兄弟惻惻
艱苦萬狀先妣忍饑寒躬織^紅衽以供束脩散遣從師每
以無忝汝父為訓兄弟既長稍自植立挾冊授人負米
為養先妣頗自慰每以振大家聲勉幸而伯兄舉於鄉
予亦竊第大常第之不偶於場屋者特命耳不幸祿未
及養先妣已棄人間世兄弟心盟不謀而合欲使閭內

無間言橐中無私蓄怡愉相歡共振門戶以守先妣家
以踐先妣緒言家事無巨細弟每直前任之辛巳冬予
蒙誤恩擢中棘掾弟偕予以行既而骨肉聚處俸入不
給弟協力支吾甘於寂淡時寄蕭寺閉戶繕書其用力
亦勤矣抗志亦遠矣去年秋予不量狂僭欲引吭一鳴
弟毅然贊之既而坐罪削籍投竄象郡弟慨然從之水
陸繚繞不知其幾千百里凡所經紀行計調護行色者
皆弟之力也予之從應曲酬言語飲食小有過忒弟之

箴警必隨之若弟者固予之手足也亦予之法家拂士也既抵象郡方期收召魂魄共為講學計嗚呼豈料惡辰叅會弟乃為庸醫所殺也弟若痔疾特徵恙耳初謂邂逅妙手因可絕一病根豈嘗聞以療痔而得死耶始予與弟同室而寢同案而食未嘗頃刻相離也正月四日招陳維清者來弟以塗痔不便始異寢繼又以坐起不便始異食然無日不相聚話也十有六日遣周成等歸弟猶起而送之其晚予訪舊從外來弟語予曰我痔根

突出幸可一併去之自此不復下床復招陳維清則曰
此療痔者之常也弟不以為疑予亦何自而疑也况無
日不隔室而語也豈料弟之死也馴至晝夜呻吟寢食
俱廢手足難屈伸肩背難轉反弟始疑之予亦疑之二
十有三日招良醫陳安叟來診視予始見弟面肉消瘦
精神憔悴四體骨立陳安叟便疑脉氣不穩然猶幸可
以救藥未以為死證也用藥一日稍效自後一切不效
予意謂弟出血過多元氣傷損大甚非可一二日取效

也豈遽料其為死證耶二十七夜四更後弟出血如注
迭喚二僕以舊衣溱澆予皇皇無以為計二十八日黎
明往禱于甘廟弟語予曰可至誠以往予禱而歸陳安
叟亦來診視見弟顏色紅潤語言爽凱予甚以為喜陳
安叟便言六脉俱虛將理半載未能平復亦不料燈欲
滅而復明乃死證也既而又令陳維清者以藥止血幸
而稍止二僕扶掖進藥食弟手足震而氣微喘急喚予
曰病勢變了急煎藥來救我予猶以好語相溫存急捧

藥以進弟力疾啜之又曰再煎藥來併請醫者來予倉
皇煎藥未熟請得陳安叟來弟顏色陡變一語不及發
而溘然長往矣嗚呼予實不料弟之死也使予果料弟
之死豈不能以一語問弟身後事也弟而不以一語及
身後事抑亦不自料其至於死耶予之心弟素知之身
後事雖無事於囑可也然兄弟至親萬古永訣豈有不
及發一語耶是可恨也予與弟為兄弟四十年同艱苦
共患難所以相期者為何而弟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

弟之筆力道勁交遊服之餘膏腴馥往往沾溉於人一
鄉舉不能得而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襟懷磊落
交遊敬之尚友名勝傾蓋如平生歡孰不以遠大期之
今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議論明正縉紳器之命
苟遇焉必非蠅營狗苟徒為利祿計而已今乃止於此
耶是可恨也身為羈囚予則有罪弟果何罪而死於此
耶若予者真為弟之大累也是可恨也弟之病也妻與
女不及侍死也妻與女不及斂衣棺之類取其臨時雖

欲勿之有悔可得歟是可恨也是可恨也予素多病弟
則康強弟偕予來骨肉恃以無恐豈料多病者尚生而
康強者則死耶康強者且不可恃多病者豈可恃耶嗚
呼已矣予雖強顏世間亦鬱鬱無聊賴矣而今而後予
之心事訂於誰歟家事囑於誰歟開卷有得焉將誰告
歟有疑焉將誰質歟正色之規逆耳之論非特子姪輩
不可得而聞予亦不得而聞矣嗚呼已矣予之手足偏
斷矣予之法家拂士云亡矣嗚呼豈庸醫果能殺吾弟

耶抑亦弟之冥數止於此而分當死於庸醫之手耶不然則何為而適與之相邂逅耶善類以書相開釋者謂聞之前輩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弟之此行於義得矣弟聞此言泉下固可以無恨也予之恨不知何時而可釋耶雖然栢舟之節弟婦必能守之弟惟一女當如已出撫之弟未有男當謹擇而命繼焉予與骨肉輩萬一再有聚會緣甘苦休戚誓必同之斷斷乎不相離也嗚呼此願其可遂也其終不可遂耶一付之天而已矣

予罪重罰輕再汙白簡恐恐乎後命之至則弟之旅觀
未免孤寄今幸于二姪同周才等來遂使扶護舟行道
東廣以歸流行坎止予始泰然任命而無所芥蒂於中
矣竈竈事則伯兄自能任其責嗚呼幾何而可以見弟
墓之宿草耶其終不可得而見耶亦付之天而已矣弟
之靈其隨旅觀以歸耶亦留此而默相我耶弟之生不
能捨我死而有知其肯捨我耶歸者自歸留者自留晝
雖形不相依夜或夢可相接予之心不能一日而忘弟

弟其可捨我耶詰朝惟良丹旄將往嗚呼已矣雖欲朝
夕撫棺而慟不可得矣是用披瀉肺肝泗涕奠饋與弟
為萬萬古之訣焉弟而有知尚或饗之庶曉帝之哀不
卷二歸葬省劄
尚書省奉勅勘會胡夢昱昨因臣僚論列謫處避方今
已身故該遇慶霈須議指揮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奏聖
旨胡夢昱特與敕令歸葬紹定四年七月某日劄
中侍御史王遂奏劄

臣讀易至於剝復其傳曰剝爛也復反也又曰物不可
以終盡則窮上反下也夫陽消於陰而一陽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剝之時義小入道長而至於極君子道消而
僅有存也嘉定而後權奸代出宗主朋邪害虐衆正抱
道自守者置不錄直言無忌者擯不用伏節秉義者竄
迹^竄迹^竄荒^竄剥床及膚亦云甚矣然而置者窮益壯老益堅
迹迹^竄迹^竄荒者不容揜阿以苟容豈非所謂碩果之不食
者乎鼎鍊既覆天啟聖衷回倒持之大阿而獨運之此

復而反之候也柰何二十七年之間少者老老者死流
離困苦於蠻煙瘴雨者不得以生還幸及新政其與幾
何陛下固嘗次第而褒表之起其仆伸其屈而通其滯
矣死者不可復生豈非陛下悼痛於聖心者乎臣請擇
其尤者為陛下誦之閩人黃榦南康人李燾曩遊朱熹
之門迭為領袖凡後進學士相與講說著述世人多誦
以為學明東南者熹之功惟榦與燾之力為多權臣嘗
用榦試之郡守而尋即廢放燾雖從奔走而隨亦棄遺

權臣知敬其書而不行其學知尊其說而不用其人斯
道不明由此之故陛下固嘗與榦賜謚而中書以其議
邊事不合橫加論駁燔歿雖嘗進職未足示寵臣所謂
抱道自守而置不錄也蜀人李道傳蒲人陳宓皆名父
之子也家庭所傳者義方師友所漸者正學蒞官臨民
所至可紀道傳以丙子被召入對歷陳時弊權奸惡之
出知果州中途而殞宓以乙亥應詔上封事丙子輪對
非議時政權奸惡之兩把州麾終身不召四名明人婁昉

奮自諸生蔚有文譽權奸以其意氣磊落言論鯁亮不
能附己僅循常調仕止興化軍夫自權奸行乎國政其
鄉之儒先幸多尊顯獨昉之賢而護不之省臣所謂直
言無忌而擯不用也乃若乙酉之獄固將一網以盡諸
賢也時有若徐瑄為大理少卿奉公持正以聽簡孚之
辭權奸諷以連蔓非辜旦暮通顯否則禍且立至瑄不
為動胡夢昱為大理評事義不詭隨奮然上疏剖拆是
非辭直理明夫瑄不降心於誘脅之言則皜皜者易汙

夢昱居下位而無言責緘默自全亦其所也一則追官
以謫於象一則削籍而放於欽含笑謝妻子於以保護
諸賢以扶持讜議伏節秉義之風豈不足以寒亂臣賊
子之膽乎夫是七人者各行其志沒齒無怨言而夫不
慙遺使置者不及待陛下之東拔擢者不及待陛下之
收召名麗丹書者不及待陛下洗濯而任使之此斯世
所以有憾於七人者也且謂陛下宜廣昭天漏之澤表
七人為天下先還榦易名之典厚燔道傳宓昉飾終之

恩復瑄夢昱在身之官而優加褒贈錄用其子仍劄下
本貫存恤其家庶使後世知疇昔權臣之擅命非出於
陛下之本心而天下之公議不掩於陛下之聞見忠臣
義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大明當空無一物之不昭
蘇震雷出地無一蟄之不震起去元之氣自剝而復駸
駸進長而內陽外陰天地且為之一泰豈曰小補之哉
惟陛下函圖之伏候勅者

於是追復省劄無言責然為自全救其禍也

六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胡夢昱特與追復元資端平
元年六月某日

六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贈集英殿修撰李道傳陳
宓妻昉並贈直龍圖閣仍各與一子陞擢差遣胡夢昱
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端平元年六月某日

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脊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
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
銓於投荒之後撫令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鶯悲悔何
及陟階員外仍官廡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
爾雖死何不朽矣可特贈朝奉郎

吉水縣刊告詞跋

皇上踐祚之十年改元更始躬親萬幾天地清明如初
開闢殿中侍御史王公遂首言故廷評胡夢昱仗節秉

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宜褒表以示天下上為惻然
命贈公員外郎而錄其孤於是聖天子優容直言之本
心與廷評公死且不朽之令名若揭日月而行夫元普
試令吉文始至拜學顧瞻兩廡凡是邦忠節文行可以
勵俗者皆有祠而公獨立敢言風節藐然視忠簡胡公
等耳乃未有位於鄉社之列夫懼無以揚忠烈表士則
也迺求公像而祠之且募所贈公官告刻之學元普切
惟崇護善類扶植正論此我朝立國命脉所繫也故修

潔鯁亮之士偶見抑者終必伸激切忠憤之言暫未省
者久必錄激揚觀感之餘爭以犯顏敢諫為忠而底察
下士皆能明目張膽言天下事社稷長遠實嘉賴之令
公贈告之詞有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大哉
王言有以見聖心無我湛如大空不容浮雲點翳之留
而忠臣義士固天道所祐誠可安之無懼則是告也詎
止假寵於胡氏哉端平三年二月既望朝奉郎知吉州
吉水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普謹題之下方

野人焚黃祀文之興不以備天子之祭也陳蔡道一語
嗚呼古今之立言者多矣而關繫綱常者如晦冥之日
星蓋自周轍不東三綱淪而九法斁麟經不續於後世
而人極幾不立矣然天每於劇弊大壞之時必豫出一
人焉以擬之父子之綱絕於戾園得田千秋之一訟而
後明君臣之綱絕於昌邑得嚴延年之一劾而後正况
弟之綱絕於淮南袁盎一語迷途一呼夫婦之綱絕於
王后長孫一䟽夜行一燭故雖無復西伯之父子而未

盡至於無親雖無復夷齊之君臣而未盡至於無敬雖
無復太伯之兄弟而未盡至於無遜雖無復為罔之夫
婦而未盡至於無恩宇宙之不為積塊中國之不絕綱
常生人之不為鬼魅其於斯人蓋有賴焉我宋立國大
綱盡正而維持扶植亦斯人是賴曩時周人處君臣之
難割兄弟之愛其後必封祭祀必續固不待知者而後
知也第當羣疑滿腹衆難拂甯之時不有一人推闡此
理上以導主上之聰下以斷天下之惑則粟布之謠誤

歸於上矣惟公忿在負芒思不恤緯公車騰剗切之疏
政府移誚責之書上於兄弟豈無情哉而偃月之人遽
從而嗾之朝窺虎豹之關夕和雪雲之句棄官如屣更

覺身輕然舍人不斃於曉鐘而大史竟疲於霜夜幅巾
涼館者一載藁葬城西者八年山鬼有靈多謝河護猶
全面目歸訣家人蓋棺事寤而小人之運亦且去矣今
天子聖明一朝赫然洗舊百為而與之新興在原之悲
復撫封之握而一言悟王者亦得以霑餘膏而薰賸馥

綸命賁加恩言甚寵且有識過投杼之語自非主上真有因心之愛責躬引咎之意豈復以加於窮愁死徙之臣哉誠使主上充此善機矢去川決遂回友愛之天而濟卹之祀不至終絕則公於綱常豈無少補於萬一歟
卜日得剛揭虔禘告公雖不作亦不怍矣敢告
行述
公姓胡諱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吉之吉水中鵠鄉新嘉里功德源人也生於淳熙乙巳三月庚辰曾祖厚

禮祖伯達不仕父憲周師靜春劉先生子澄以文行著
兩舉進士不第公生兩歲而孤家無卓錫其母羅氏忍
饑寒以事教育長慕汲長孺之為人嘗名黯字季汲平
居未嘗失色失口於人人有一善如自己出即有秋毫
點污絕不與交嘉定丁丑登進士第授南安軍南安縣
主簿丁母憂服闋授南康軍都昌縣主簿中大法科授
峽州司法除大理評事凡兩輪對皆隨事獻言不毛舉
細故以塞責時寶璽來歸大布恩澤公曰是非國家之

福豈臣稱功德冀官爵之時獨不受轉官賞而授江寧
獲寶河湟歸土等事極言今日政是嚴恭敬畏愛惜日
力之時當以事機易失為深慮以事力未奮為深恥以
事勢巨測為深憂言極凱切時逆全歸附朝廷恩之過
厚漸至驕盈公以為國家之患不在心腹在山東乃獻
言欲先時而為之隄防隨時而為之操縱所謂先時而
為之隄防者以為淮甸所籍以禦者民兵之力居多合
汰在籍老弱之官兵而優附籍勇敢之民兵使有犬牙

相制之形則彼必有所顧忌所謂隨時而為之操縱者
以為此曹志在攻取朝廷每遇其生事而禁約之今官
兵民兵合養威特重而此曹之剛心勇氣不若使得發
泄於此時竊宗皇帝側身修行敬天恤民而災害怪異
亦往往有之有星隕於東北其光如電其聲如雷公以
為主上誠心實德對越在天不宜有此然仰窺天意俯
察人事必有端倪乃極言今日禍機伏於隱微之中者
五事乞舉行范純仁申劾中外條陳本職之說時有以

郡縣差役不均賦額虧陷請行經界者公曰苟非其人
法不虛行弊未可革而害先及矣詭名之隱寄者可許
而歸併而不可責以累年之賦其昔磽确而今肥饒者
可許其因仍而不可增以數倍之賦遂極言之山陽虛
閭廟議將遣許國公聞之嘆曰山東之禍止此矣此曹
平時頗以戰功自負且以忠赤自詭而德望不足以鎮
之能無忿乎遂援載澗商浩等事草奏欲因輪對及之
未及對而許行公扼腕久之後果敗不咸服其精識寶

慶天子之即位是當嘉定之甲申封皇兄於濟賜第霽
川妖民妄圖王坐此死執政因窮治其事轉相誣引多
所連逮少卿徐公瑄實泄其獄公謂徐白為逆人而伸
理豈得已哉乖陛下之至仁是吾憂也徐即舉公充所
知有勤拳憂國慷慨敢言引經決疑近古遺直等語未
幾議奪王爵而廢其祀事且下廷尉約法公詣徐請曰
身為法官何忍坐視人侮法於帝兄而不救時方下詔
求直言公遂應詔上書大畧以為太祖皇帝艱難肇造

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立國根本蓋
與周人異世同符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
而有秦卨之變又不幸有近日濟卨之變其事不同所
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然周公待管蔡終歸於厚太宗
皇帝待秦卨者終歸於厚故皆能有道之長齊威之待
子糾者終歸於薄唐太宗之待建成元吉者終歸於薄
故皆有身後之禍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驪姬則以置
毒誣之晉獻公無以散其冤抑之氣故有請帝託秦之

怪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武帝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
有晉人之事釁而無晉人之妖孽又引鄭伯克段周公
改過事反覆極論且辨濟王之不幸其事與管蔡秦郅
不同乞隆追贈褒崇之典降存亡繼絕之詔歲時遣使
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賚予又貽書丞相史彌遠以
為公論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冤抑在天下未有久而
不伸此論不早明他日必有反覆此抑不早伸他日必
有厲階丞相得書大怒於是御史李知孝承風旨劾公

黨附叛逆與洪公咨夔並逐而公則有削籍羈管象郡
之命蓋竇慶乙酉九月乙未也廣西帥臣錢宏祖欲殺
之賴運判陳公文左右得免在象扁所寓室曰涼館讀
書其中嘗因拾皂角有詞云颯颯秋風飛起瘴嶺黃塵
撲地鐵漢儘禁當不比冰肌細膩縱來擦洗也只是本
來膚體羊角因風晚樹自是秋來氣數入藥不和同瞑
眩得人嫌惡只宜將去淨洗人間垢污其寓意堅確如
此未幾又為御史梁成夫所劾再徙寧越未及行以痢

疾卒蓋寶慶丙戌九月丙申也文七年遭遇慶沛始得
歸骨端平更化收召正人而物故以衆主甚憐之待御
史王公遂因奏乞還黃鰲陽名之典厚李燾樓昉李道
傳陳宓飾終之恩復徐瑄與公在身之官優加褒贈錄
用其子仍劄本貫存恤其家丞相鄭公清之乃奏贈公
員外郎與一子恩訓詞云朕訪洛伊始首下詔求謙直
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
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由廷尉評仕隋公專言父之

所難言方嘉績日之忠已墮徇明之計聞塗胥口訪事
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宗能全介於
遠謫之餘孝宗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合懷往魂不可
招潦霧墮鷲悲梅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
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當筆者中書舍
人洪咨夔也公一門孝友閭內無間言囊無私蓄其去
國也弟利用相從於象死其歸骨也兄夢白至自象以
瘴毒疽發於背死方公太琮在言路且當復極論濟卹

繼絕事謂公死南弟兄暴骨雖官一子未足償一門之
痛方旋去事未及行復平章事喬公行簡監修寧宗皇
帝實錄行下本貫取索奏議行實修纂立傳其從祀縣
學宮則邑令陳君元晉其從祀郡學宮則太守從林李
公議山其從事象學宮則廣漕比林羅公愚也
嘉定壬午六月五日輪對第一劄
臣一介謬庸備數李寺循次陞對自幸遭逢越職獻言
輒怠狂僭幸陛下容納焉臣仰惟陛下以純誠事天嚴

恭寅畏是也以實德格天寬仁勤儉是也以陛下之操
守踐履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明白洞達真可對越在
天故臨御以來變故之更應者不知其幾而借助於天
以消弭之者亦不知其幾試以大者言之外而強藩之
跋扈人皆曰此唐之淮蔡也雷厲風飛不旋踵而誅之
內而權臣之根據皆曰此漢之梁氏也天開月明一反
掌而去之斯二者非人力所能與也天也昔之轉禍為
福轉危為安者無一非天邇者鎮寶之彰彰來歸輿地

之寢寢自復者又何往而非天抑臣聞之承天眷之已
至者易迓天眷於方來者難鎮寶之歸天也然講東都
之會而使夷夏之玉帛交歸者此其兆也與地之復天
也然雪南渡之恥而使祖宗之境土盡復者此其占也
興復之祥天方界之興復之運天方啓之臣願陛下愛
惜日力而以慊然不自足之心應之上下戒於驕盈內
外懲於玩愒以事機易失為深慮以事力未奮為深恥
以事變叵測為深憂滌蕩振刷之意日新於一日經營

圖治之功日加於一日則天之啓迪陛下者豈特如今
日可觀而已江寧獲寶晉惟哆然自足也卒無以大規
恢之業河隍歸土唐惟哆然自足也卒無以收振起之
功往事亦可鑒也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惟陛下兢兢而亟圖之傳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不
勝慙慙之至矣且之至矣又轉香其其也與此與此夫
至春第二劄卷六古來古來古來古來古來古來古來
臣聞謀國者不可有所玩天下之患常伏於所玩秦以

慕容垂為不足忌而玩之秦之惠卒生於垂梁以侯景
為不足疑而玩之梁之惠卒生於景方今天下所通患
者垂亡之勢也此患之顯於有形者也臣竊以大勢而
逆料之其亡之遲速未可知而終於必亡為可知蓋其
兵力銷於戰傷民力疲於轉餉財力匱於應辦外示強
大之形內感危亡之證金魚幕燕視蔭幾何國家之患
終不在心腹臣之所患者則山東歸附之衆是也此則
患之隱於無形是也當其歸附之初國論譁然或有養

鷹颺去之疑或有養虎遺患之懼陛下斷斷然推赤心
以待之果能竭智勇以報我傾忠誠以附我緩急惟命
令是聽平居惟紀律是安昔焉以為可疑者今固不足
疑矣然玩之而不復為之防可乎昔焉以為可懼者今
固不足懼矣然玩之而不復為之慮可乎陛下廟謨明
照固足以消其姦究之謀大臣邊籌深密必有以杜其
姦究之謀秦梁之變萬萬無之抑臣之私憂過計則深
以為不可玩焉蓋我之阻隘彼盡知之我之虛實彼盡

熟之生聚日繁溫飽難適希覲日重怒怒易生首領縱
無他志偏裨寧肯協心苟不先時而為之隄防隨時而
為之操縱卒然有變何以制之夫此輩平昔之所自負
者特以其勇於戰鬥而王師莫能及之臣竊聞淮甸之
所藉以禦者民兵之力居多而官兵之怯特甚今莫若
汰官兵之老弱曩官兵之虛籍就移其廩給以資民兵
焉合其強壯者而教閱之擇其英傑者而統率之畧復
其租賦常寬其徭役以優假之將見官兵之在籍者日

精民兵之附籍者日衆有犬牙相制之形無尾大不掉
之患彼自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生邪念矣臣所謂先時
而為之隄防者此也夫此輩平昔之所不滿者其志每
在於攻取朝廷則不欲其生事而禁約之臣竊謂讐敵
未有滅亡之日邊戍未有撤還之期以守而守不若以
戰為守官兵民兵養威持重以待而時遣歸附之兵乘
間以其撓焉聚則散散復聚或持其急或擣其虛知營
所以困楚王朴所以取淮其策蓋出於此滅則有分地

可以處之未滅則此輩之狼心勇氣有所發泄終不至
於蓄而生變焉臣所謂隨時而為之操縱者此也提防
操縱而盡其道非特可以銷患於未形而患之顯於有
形者亦不足慮矣臣之愚慮近乎迂臣之過計近乎拙
惟陛下採曲突徙薪之說持履霜堅冰之戒與大臣競
競競亟圖之宗社幸甚臣嘉慶甲申正月二十二日輪對第一劄
臣李寺之賤有司也惟刑讞是評其於當時之大務詎

象臺首末
最出位而妄言然忠誠所激有勃勃而不容遏者輒昧
死為陛下陳之臣聞漢臣董仲舒之策曰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
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之嚴恭寅畏天實鑒之陛下之
寬仁勤儉天實知之矧簡畀之方隆宜休祥之洽至然
災異之來未有如故歲之數者遠郡之旱近郡之水京
畿之火謹告亦既諄諄矣繼以日蝕之變又繼以冬雷

之變迺若星隕於西北有光如電有聲如雷則尤異之
大者仰窺天意俯察人事謹告未已而警懼繼之者其
故果安在也臣竊思之殘賊未殄報復必深禍所伏也
新令方張窺窬難免禍所伏也歸附之衆情態叵測禍
所伏也驕蹇之卒輒肆扇搖阻饑之民間行剽掠禍所
伏也禍機伏於隱微之中而未發焉蓋賈誼所謂痛哭
流涕者也奈何習俗惟玩愒是耽人情惟苟且是溺久
安長治之策尚闕於建明防微杜漸之計或疎於植立

竊意天心仁愛陛下之深惟恐禍機之發而傷敗至焉
此譴告警懼所以不厭其數也以故歲天災流行若此
繼自今以往陛下無徒區區為荒政之講火禁之修而
已盍亦逆計事變而思膏澤有當霈者歟橫流有當遏
者歟曲突徙薪之謀有當謹者歟以故歲之變屢形若
此繼自今以往陛下無徒屑屑然齊心膳素露立默禱
而已盍亦推測端倪而思離明之或蔽歟渙號之或愆
歟星拱之邦或有陰懷不靖者歟書曰玉省惟歲陛下

臨御之歲今又新矣政當以故歲之災異而深省之易
曰履霜堅冰至言慮患貴乎早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防患貴乎預也今日轉禍為福
轉危為安於以消弭災異於以迎迓休祥顧陛下之施
行如何耳昔范純仁進言於陛下皇帝朝以為郡邑之
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病民兵刑法
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軍政之弊主帥與
將領知之邊之弊守邊知之伏望特下明詔申勅中外

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聞奏然後審擇而行之此蓋救
時之切論也臣敢撫之以為陛下獻願陛下謹天之戒
畏天之威鑒已往愆方來與二三大臣兢兢亟圖之若
夫三白已見一稔可期固自可以占陛下獻歲之祥臣
猶噴噴然以故歲之災異言之可謂不識忌諱之甚者
惟陛下矜其嫠不恤緯之憂而赦之也今日轉解為酥
曰貼黃米至言意患費平早也皆曰宜天之未創而
臣生長庄農竊知所在賦額虧陷而作邑者有湯火煎

熬之嘆役訴紛紜而充役者有破產代輸之苦其蠹弊之源蓋有在焉諸縣之書手是也臣耳目所接如江東西諸縣所謂書手者官無一錢一粟請給及之然聖節敷買之糜費取辦焉監司過往之供應取辦焉佐官白直之傭顧取辦焉甚至縣官宴集之需送迎之具亦取辦焉其他百色誅求猶有不容縷數者夫既空役其身以服勞於官而又虛取白撰以應辦於官所以自壓其溪壑之欲者不與焉苟非肆欺籍帳隱漏稅苗詭甲名

為乙戶指土著為逃移籍有產之家以為囊橐焉其費
從何而出其間縣計從容去處能免此弊者無幾以江
東西諸縣推之他處未必皆然今日之經界藉使無弊
而書手之害未去焉不數年間其弊又將如故矣臣竊
以為諸縣書手人雖甚微而蠹弊之關係則甚大繼自
今當給以重祿縣計之窘促者許之申明於州州申明
於上司畧豁其經賦以佐其經費之不及若是而猶敢
取辦於書手則以枉法賦坐之庶乎書手免重費之累

此篇刻

畏重祿之法而有所顧藉矣不特經界之已行者不至
於弊經界之未行者亦可許之首正而革其弊矣如臣
言可採望陛下併付有司釘議修立成法而頒行之天
下幸甚

甲申擬對第二劄

臣竊惟邊戍未撤帥閫之關繫甚重以今日三邊計之
山陽之帥閫關繫尤重蓋歸附之衆實萃於山陽任總
戎之責者苟無以鎮服之則彼將有所玩而生變無以

駕馭之則彼將有所激而生變授鉞之或當或否國之
安危判焉臣所謂山陽之帥閫闞繫九重者此也臣請
以古事證之河南新附在祖逖固能以恩結之抑亦平
昔之雅望素孚焉一旦統之以戴淵則烏塢相繼叛去
矣此無他無以鎮服其心故也姚襄單騎來歸纔見謝
尚面歡若生平一旦制之以商浩則反噬之禍不旋踵
此無他駕馭之失其道故也山陽帥閫之虛久矣廟謨
宏深本難窺測外議揣度未免紛紜咸謂向來之策勲

邊頭者陛下實注意焉臣竊以為歸附之首領平時頗以為戰功自負且以忠赤自許萬一陛下之謀帥果如外間揣度之論彼將曰子功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竊恐不能無忿心又將曰豈無他人而使是子臨我是防我也竊恐不能無疑心疑忿既生釁隙易起蕭牆之變將必隨之今日文武之士布滿中外宸衷所契翹館所儲與夫公論所推人望所屬豈無鴻儒碩德胷中自有甲兵可以授鉞而分閫者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蚤為

之所選擇而遣之使如李光弼之始至而壁壘旌旗精
彩皆變可也又使如韓琦范仲淹之經畧西夏而邊上
有一韓一范之謠可也庶乎羣疑亡而衆論塞矣歸附
之情不特帖然相安抑亦可以得其死力而終為吾用
矣春秋時師慧之過朝也曰必無人焉則輕之繞朝之
贈策也曰子無謂秦無人則晉懼焉以山陽帥聞之久
虛而陛下弄印遲疑幾半載而未有所屬焉覘國者其
謂之何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能已於言也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不啻水石圖讚且而無而不可又阿蘇其夫以林
百世之趙文夫之取也其而不圖采山不之水其體而
故園松菊歸步月明蕭然獨往百世之英

莫於當曾先之

新松日長水月亡恙乃如之人霄漢之上松竹猶存水
石如故人月爭先千古萬古

莫於當曾先之

石或泐水或竭松竹或折月或缺亘萬古者獨立之節
李元正
月到天心水不湍中流但見石嶺屹是間有恨君知否
莫作當年八陣看

百世之英萬夫之雄其撓而不濁若山下之水其翳而
不昏若空中之月而其涅而不緇又何愧大夫之松
象臺首末卷二終

象臺首末

蘇玉壘詩
雜錄
言廿
卷八
七
真音

謝周鑒

宋 胡夢昱 撰

卷三

蘇玉壘詩
雜錄
言廿
卷八
七
真音

送行詩

蘇玉壘詩
雜錄
言廿
卷八
七
真音

象臺南翁定

蘇玉壘詩
雜錄
言廿
卷八
七
真音

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祇恐孤天地

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

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

象臺首末

卷三

一

囊封朝奏紫宸宮
噓起廬陵古直風
言路從來天漾濶
蠻荒誰使徑旁通
朝中競送長沙傳
嶺表爭迎小澹翁
自愧聖賢無補報
臨分憂國意何窮

東山楊長孺

新來消息使人疑
一網如何盡去之
元祐祇今為紹聖
姬周嬖婦謾深悲

世事昏昏酒正酣
苦言難藥盜言甘
李庭男子真奇絕

便是吾鄉小澹庵
一見燕雀飛
燕雀飛鳥啟漢宮驚聞仗馬忽嘶風鴻洪恩大度祈三宥
鳥府何顏奏一通勁節敢攀丹陛檻忠言應夢白頭翁
象臺一貶端然直所幸身窮道不窮

永嘉戴栩
古郡荒涼象跡新
君行況是去裝貧
此愁欲別柳邊雨
明日初程桂外人
從古不多如意事
加餐宜惜未歸身
春風未必天涯盡
木斛花開瘴水深

書葉皆山李元實次王盧溪送澹菴貶新州韻以送
蘇軾之暇
知公不怕鬼門關
直氣橫干清禁閑
鵬背明知林甫毒
鯁言要與澹菴班
一身渠任黃茅裏
千古名標青史間

非晚清朝邪正辨紫微紅藥待君還

清名傳播到黃支直節寧憂趙氏危虎尾蹈時都不畏

象臺到日大為奇是行廊廟人皆忤所過山川鬼亦知

官職本為錫音尋底鳩音鄭傷今正論有誰持

再作十絕寄胡伯員兵侍仲方尚書

文昌武庫九霄中翁是新州老澹翁應念象臺今日客

清風端與我翁同

公家富貴足掀天都出新州十九年若念象臺今日客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應為斯人作好春

自詠步王盧溪韻

新來時事不相關
贏得蠻荒日月閑
存取丹心照碧漢
任他黃口鬧清班
非求美譽傳千古
不欲浮生愧兩間
天亦而今無奈說
秀才且荷肯相還
瘴地人憂我莫支
人雖危我我何危
元來憂國不怕死
非為捐身要出奇
肯怨江山千里遠
幸逢天地一時知
孔光張禹人無笑
祿位輸他善保持

天戈新再寄

沉沉漢殿曉煙迷
燕雀輸他取次飛
爰把丹衷吐骨鯁
且甘白飯與魚肥
意循天理可無忤
豈料人心各有機
日薄西山予未死
當留此語待公歸

同邑李伯圭

仗馬總為芻豆謀
孤忠^婆嫠緯不勝憂
事當言路官無小
理未安時心肯休
千古綱常增砥柱
一身去就等虛舟
惡鴟儘任陵鸞鳳
贏得清名雪外州

豫章宋自適
灑灑盧陵一澹翁
他揚復起振高風
周無二叔聖何別
商有三仁道則同
孤跡本如雲出岫
清名應比日行空
翩翩鴈影梅花外
雪片飛來酒對中

白巖西同邑曾夢選

象州銷黯又欽州
道路何辭作遠遊
投北誰憐新逐客
落南不減舊編修
江山在處猶加護
廊廟諸公底著羞
天定從來人可勝
著書消日海西頭

道試新印山羅存甫同卷策橋吳志文外要異科每額
赤心端欲贊皇圖鼓瑟那知却好字崇論已聞驚仗馬
攄忠寤復忌城狐當為天下奇男子肯學人間小丈夫
更問澹菴老居士儋州還似象州無

歐香香安城劉夢才言
紹興寶慶百年餘古往今來說二胡論事直須殫懇切
立朝端不忍阿諛兩賢幸屬吾州有萬事何曾公議無
象郡新寤不同詔九重天子正儀圖

風雨瀟瀟秋又老
鴈應不到嶺南飛

剛簡公留象自咏榕陰圖

古人遺直今人是肯効
鄉原事踣涼不把危言陳北闕
因何著脚到南荒
排奸斥佞風霜手耐冷禁寒鐵石腸
贏得榕陰濃密處
忘言默坐對爐香

姪大用

伯父竹林先生因濟邸獄謫象郡其在貶所常坐榕
陰對爐薰賦詠自適大端第筆以成圖久矣今上嘉

其忠烈賜謚剛簡豈勝存沒之光亟欲鑱此圖以貽
無窮顧力有所未逮且依先生自述韻拜賡一律以
俟云姪大用頓首

權臣擅命久心傷賊主之兄意未涼今日封章期救死
明朝削籍自投荒九重偶眩誣賢舌四海皆知疾惡腸
事久劃逢天一笑錫知剛簡易名香

姪孫震雷

伯祖剛簡公榕陰圖先君肯堂翁常欲鑱石因循至

昨今一日震雷從家第震載觀則名公巨筆聯編盈軸
天益知我公大節起敬慕於易世之未歇者如此雖名
光史冊而圖不多見不得無餘恨迺追和自述并名

蘇筆勒之石姪孫震雷頓首

雷川疑獄獨承當敬遠炎炎即館涼帝子幾曾謀不道
相臣自弗肯包荒李猫初効猶全命梁犬重評竟斷腸
甘死如飴行素志豈知流入殺青香不香
武陽良巖羅閩用王盧溪韻

瘴鄉投死獨甘心
閭節義紹襄簡史
冊姓名光古今
天定勝人公議在
褒忠錄後上恩深

萬里文皆山李庭芝

一

一

一

綠鬢兩科好丹心
一片忠言言關國
體蹇蹇匪渠躬誰
謂駕行底能持鯁
論公象臺死得所
萬古憶清風
王李當春孟公書
以訃聞但期同氣
骨不但異鄉墳豈
料鱗音後俄傳蝶
夢云想教甯越水
恨不識朱雲
一

一

一

危言不畏觸，才茂瘴雨蠻烟換。玉珂令古廬陵兩胡老，
是非僞耳。一東坡拳拳抗志，廿三已惻惻招魂。聽九歌
信得平生，稽古力初心，不為履朝鞞。靴即
聖朝寬詔下，龍蟬盡放。累臣脫津羈，痛失長沙賈。誼舍
空存潮海，退之祠孤忠，无自輕生死。白骨甯知問去歸，
萬里江山丹旆返。悲風一掬淚沾衣。

天武軒南溪楊賓言忠義錄卷之五

湛湛長江月，高標大華清。孤忠千古重，去國一身輕。箇

臣罪當誅王聖明削籍投荒從竇慶陟階錄後賴端平
朝家賜諡今方舉凜凜孤忠死亦生

永嘉林起鰲

直節槃槃古樹平網常山重一身輕歷陳高廟神靈語
願法周公日月更飛霧墮鴛遷客憾漏泉疎爵大君明
百年富貴端能幾天壤無窮獨令名

子誠李處敬

至元壬午省委至吉山村出示剛簡公象臺首末讀

之凜然
為君細讀象臺詞
前代悠悠事可知
逐客遠投魑魅窟
奸臣高照鳳凰池
腹誹論起秦刑酷
斗粟謠興漢道虧
幸有褒封丹詔在
忠臣纔免似湘纍

濟邨獄成冤莫雪
朝臣伏馬氣先降
自知白日孤忠貫
獨擬洪鍾寸筵撞
坡老肯留儋耳郡
退之還問樂昌瀧
二公以後評人物
未信欽州是陋邦

巍天壯志切雲冠
懇懇封章洞肺腑
肝痛恨帝關排虎豹

終教象郡鐵

音曉

鷓鴣一棺英骨重泉夜兩字清名六月

寒讀盡餘編三嘆息忠臣心事古今難

蘇琳然方崖蕭太登春官留新其職出之

盡大德辛丑秋分同象州重新剛簡祠宇越明年壬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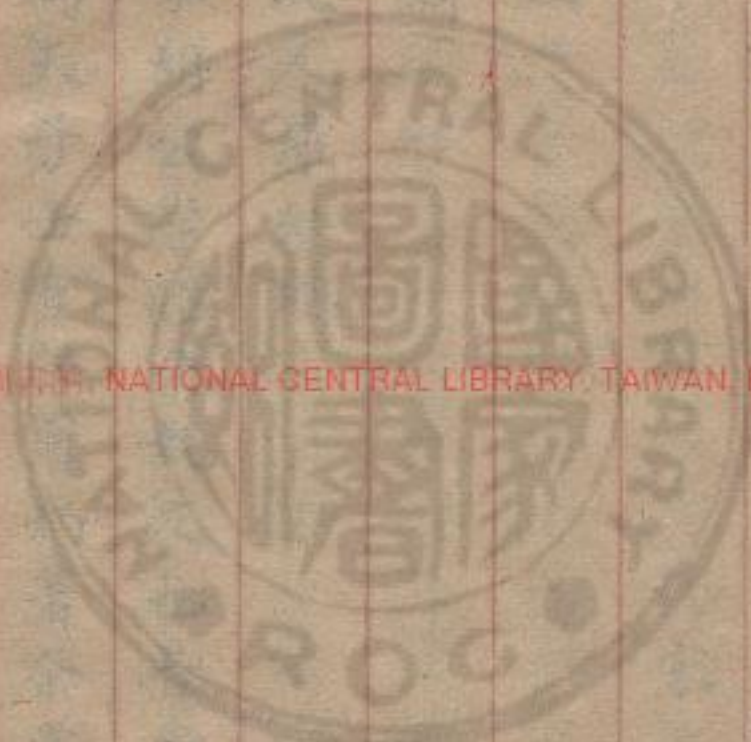
春孟詩以識之

吊古來磨前日恨入南又記去年時老榕偃蹇渾無恙

誰與重新剛簡祠

傷心社事可重論獨坐嶽然水竹村千古廬陵高絕處

先生又是澹菴孫



史學前末

卷三

十二

象臺首末合對中風之禍葉籟燦新以望其言而
許亦中平車賦奉詔如史書宋文胡夢昱味撰爾
白紫卷四之負非也歐陽西亦如學於韓若原耶令
賈子哀詞不部其然歐陽西亦如學於韓若原耶令
前香余友人羅幼明其學在歐陽西亦如學於韓若原耶令
大理評事胡公季昭余執友也昔所敬慕異於他朋自
拾兩科為天子士官聲實炳著余嘗至京蒙渥手如褐
衣舊繼聞以敢言斥象郡余實匏繫不克送欲贈以言

又未克即達心甚愧焉其介弟國賓訃至又未幾季昭
訃至州里嘆惜去年秋天子追慨遺直詔返樞歸葬嘆
者始悅余悲季昭為直臣國賓為愛弟而溘殞荒嶠無
所寄余悲焉昔屈原未死宋玉詞以招其魂今季昭國
賓已死獨不招其魂耶乃為賦哀詞且附以招魂之詞
曰繫若人之負抱兮藹溫潤而清明學既粹於風雅兮
行亦中乎準繩奉孀母以克謹兮友嚚兄而和平俯科
目以薦楸兮匪中扁之所榮儼執操以堅挺兮肅宮箴

而是程爰因職以有諫兮乃人倫之大經惟哲之肇古
兮夫孰叅其至情事有疑而莫測兮若混昊之與靈本
揆權以適正兮凜羣疑而未冰豈通國之少充兮何退

瑟而凌競羌立志之蹇蹇

音檢

兮獨慷慨而雄誠謂正主

以大義兮詎容託諸鮮能既考理以稽則兮言彌激而
彌曄晚虎豹之九關兮披琅玕而畢呈貫忠烟於陽鳥
兮曷虹蜺之足凌偉勁厲以非姪兮竄有覲乎骨鯁之
稱伊國典之貴宥兮猶未追於南征若愛弟之知孝兮

願以身而偕行念手足之一體兮矧可愧乎脊令雖共
履於蝮虺兮瀕萬死而忍更被百越之臻臻兮邈羈鬼
之相仍惟藥劑之弗時兮迫奇疾而易嬰悲鴈序之先
斷兮震哀鴻而必驚慘連璧之先露兮識不識而涕零
幸天道之好還兮皎白日之晶熒俾輜帷之速返兮顯
覆蓋之益宏睠臣子之一節兮初奚間於死生哨千仞
以賈患兮視九殞而固輕卓公議之不泯兮上下各保
夫全名等百世以靡憾兮曷余涕之縱橫駭今昔賈隔

兮張永懷之弗賸嗟南方之迢遞兮慮剛魂之惇惇欲
遐招而未果兮恐巫陽之莫憑乃自招曰魂兮歸來無
久滯於南方些嗟彼南方瘴墨橫空霧雨冥冥為鬼為
人怵脈喪神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嗟彼南方火日如
焚血石沸川四序不移翕赫崩穉魂兮歸來不可久留
些嗟彼南方颶颶海騰七晝八夕馳踣躓顛魂兮歸來
不可久留些粵惟故鄉風土恬夷白露青原鬱潔明眸
沙麓逢春草木葱蘢魂兮歸來可徇可祥些舊隱逶迤

華室觀深祚階隆隆禰廟孔安歲時焄蒿飲食芳馨魂
兮歸來可歎可竄些亂曰四月維夏兮日淑時宜離苦
即休兮靈車啓途路徑鐸背兮遯以遊由湘之源兮汎
蘭舟九嶷舜藏兮叫以登靈妃鼓瑟兮如相迎屈原孤
憤兮昔所尊精神默通兮造幽元自古有死兮直則難
求仁而得兮又何嘆昆弟攜手兮宛如存既忠且敬兮
輝一門乃瞻祝融兮顧炎皇鄴風吹雨兮施以揚州邑
奠瘞兮非故常貞肝義膽兮凜不亡富之濡兮杭之涓

斧封載兆兮卜無違猿吟鶴唳兮相與隨或騎鯨魚兮
款天扉千秋萬歲何窮期魂兮歸來察余詞兮
祭文
羅居易
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惟公孝友之德
稱於鄉黨忠謹之節聞於朝廷人之所難行者公則力
行而不倦人之所難言者公則直言而無隱其過人遠
矣嶺表之責將老其才而大其用也孰不期公以生還

乃遽厄終窮而沒於瘴城夙有令名而無壽考傷哉傷哉雖然人誰無死修短數也死而芬芳傳不朽也有命自天特俾歸葬豈惟足以慰九泉之靈凡宇內負忠謹之氣者亦自是少伸矣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嗟我與公情親道合自公云亡我生靡樂繆此花封之撫字適逢旅視之經從觸目酸辛滿懷悲愴既捐俸給以助舟車恨守官箴無由遠送難兄令子扶護間關精魂如生應與偕還不腆酒糝哭奠江渚憶公清

淚如此江水歸歟歸歟一隔千里

戴文子柳

嗚呼元化縈鶯幹流為神志士心曾浩達為伸神非爾

僭志凶在人伸不我回賢佞幾塵蹉嗟季昭伊國靡家

論議壘洗膽肝莫鄒昔者同朝有駉其驂觚稜拜舞星

澹月斜誰招君言誰斥君死淮南之諫平津之詆南冠

到頭一身萬里人為天疑我窺其神人為君詫我究其

伸不然胡不慙君以富貴壽考而徑殞於瘴江之濱是

故昔賢所以求仁而先正龔鄒不以憾而易欣者也自
君之行逐客相繼沈預議而遭彈余贈吟而同崇自嘆
數奇不諉君累天王聖明公論首出雲開南荒恩沾白
骨君之矯節允為國光匪國之光抗我三綱三綱斯張
宇輝宙煌回首昨遊夢逾一紀宦情秋薄分刺君里寫
哀一酌羌蘋湘芷

象州郡學祠堂奉安文

鄒濟

嗚呼徐公之治獄若徐有功之平胡公之言事有胡忠

簡之直一時之屈萬世之信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徐公
曩時寓居僧寺因此有祠焉胡公則儼民居以處而無
所於祠二公學同道官同寺去國同時貶死同地合堂
而祠誰不謂宜迺相學宮講堂之東奉二公祠高山仰
止嘉興學者共之秋菊寒泉世世其永無替

蘇至斯吉水縣學祠堂奉安文

李義山

名華之遊初

歲在乙酉誰秉國成事有難言衆喋不聲公繇下僚奮
身起爭上批龍鱗氣直理明下捋虎鬚辭峻義精羣險

駭聞顙泚膽驚偃月微笑而公南行既斥不復雖死猶
生褒表恤錄訓辭哀矜旌直識過惟天子明嗚呼浮雲
蔽空波顙谷傾彼譖人者為公為卿曾榮華之幾時紛
唾罵其可憎而羈臣之遺墨逐客之落魄使人起敬起
慕曰彼穢而此馨以是觀之士生斯世義利取舍可不
謹其所程嗚呼公之幼學慕汲直之為人仗節秉義固
出於中心之誠為臣委質視一死為甚輕苟綱常其不
墜寧有覲於身後之名比仁山而爭高凜勁節之嶙峋

嶠崎二字當在此削
之下

屹削附祠學宮公豈此榮從澹翁之俎豆垂鄉社之儀
刑洗腆明薦獨虔安靈魂無不之甯不此敬
蘇軾題吉州學祠堂奉安文 李義山

惟公寶厯遷客端平忠魂以一身荷名義之重以數語
勅綱常之存何蠻烟瘴雨之弗貸而不使少待夫朝曦
此悲悔何及之恨所以重播告於訓詞之溫也嗚呼天
子聖明公死猶生一廷尉評萬古汗青我來作州適在
公里憶公平生人遠室邇爰肇公祀於儒之宮匪我私

公鄉評之同吉日辰良敬妥祠事百祀千秋以引勿替
七
張侍講之言曰為己無所為而然者也嗟乎此天理人
心之正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判歟大理評事胡公書云
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於濟王有何加益然於主上君
德所益實多可謂無所為而為之者矣遂是時廬居句
曲山中讀考功奏疏言雩川之亂非濟王之心濟王之
死非主上之心固已為之三嘆比讀公封事而主上之

心與濟王之心亦以明白遂為之慨然以迄於今去夏
以副端入對首論云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子
之膽主上玉色為之愀然今丞相又奏贈云員外郎仍
與一子恩豈非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歟因為之敬書
其後以告來者端平二年四月既望粵易王遂謹書
祖宗忠厚立國涵養士氣故小大之臣皆得以危言謹
論植立名節今觀竹林胡公封事則寧皇三十年豐芑
之澤可知已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三

復此藁為之歎嘆淳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臨川羅愚
謹書

歲在辛酉繩祖仕於李湛溪先生幙中閱邸報見廷評
胡公封事明辯濟獄之寃既而獲譴為象之行矯首南
望哀不自勝涕泗滂如斯涕也不為無從而出也今三
十七年矣自郎昇節於江右公之子金溪令君始以公
之象臺首末見示獲盡觀公之前後諫疏及名世羣英
題跋不勝起敬起嘆九京不可作孰能起公之死而從

之遊乎雖然盛德之後必大公有子今通閩籍試壯邑
三異騰播行有鳧蜚丹極之招矣繩祖不揆綴兩詩附
於末櫝且備員舉陟明之櫝以少見其思賢之心景定
三年十一月日眉山學齋史繩祖謹題
寶慶己酉竹林先生以封事掇奇禍謫象未期年徒欽
未及行而歿越六年有歸葬之命又越二年有復官之
命延賞之命恩數便蕃訓詞隱惻四海臣子有以知先
生乙酉之謫非聖天子本心也嗚呼范司諫之貶忤呂

夷簡爾豈忤仁皇也哉鄭監門之斥忤呂惠卿爾豈忤神考也哉胡編修之竄忤秦檜爾豈忤高廟也哉柄天工者竊弄霆電以行胸臆方其研劄迅烈之時俄而度者未必不疑天怒之不可回也然大虛湛一非客感所能終蔽所過者化俄而開明曾不崇朝亦猶人身病在股肱暫然痿痺而心君無恙方且豁然醒脫然瘳矣然司諫尋膺柄用編修寢被咨庸監門雖不及猶及見更張而聞收召也獨先生委骨炎荒陽春雨露沛然九天

而老栢孤根槁死風雪中矣此聖天子所以為之歎悼
同時氣類所以為之感且慟也九原義烈英英長存方
將喜見天日開明豈以死生晝夜為隔也哉先生昉有
列於朝也在寧皇時不願以寶賞轉官力言得寶歸疆
未必為福逆全方以戰多自詭逆未有萌先生首言禍
必在山東欲先時隄防隨時操縱許國之遣尤隱憂焉
大則因星雷極言隱伏之機小則因經界極言增賦之
害先生天性忠愛如水必濕如火必熱蓋其素所蓄積

自然而然乙酉封事非激於一發之暫者不如何以
感悟淵衷如史魚身後之諫也哉先生嗣子知柔彙錄
首末彬齋沐薰被莊誦敬歎曰復其見聖人天地之心
乎景定辛酉六月上濟里中後朝散大夫行常丞兼權
兵部郎中兼史館校勘陳彬頓首謹書
國無綱常不可以為國人無氣節不可以為人寶慶一
疏鳳鳴朝陽竹林知愛國耳不知愛其身也欲植綱常
耳非欲植氣節也先皇帝嘉其忠而官其子今天子又

嘉其子之能官而擢之朝著而節惠之典且行之所以
壽千萬世之綱常而非獨昭一士之氣節而已余嘗訪
象臺之遺轍過鷺洲之故家奕奕高風九京如可作也
咸淳丁卯與公之子部門公同朝出示象臺首末敬辦
香再拜附書於後是歲良月既望杭山章鑑
自有天地以來人倫之常至於今不墜其間非無闕齧
之處必有豪傑之士出力而扶持之一時罔上之姦懼
其不便於已也挾權勢而與之角往往能摧折其身而

不能泯滅其言能使之流離竄斥於天未定之時而不能不使光明赫奕於冰山既摧之後是足以見天理民彝之真決非人力之私所能勝也理評胡公陳大義於寶慶之初一字一言皆赤心片片中流出示澹庵斬檣之疏不可優劣權奸不容竟以謫死端平改紀公論大明公之忠烈當與天壤俱弊曩時誣善之徒雖三尺童子爭唾之矣雖然公之為此豈其出於一旦之決也哉惟公弟兄俱賢間無間言橐無私蓄其貶也季弟相從

竟死象臺廡後伯氏歸公之骨亦殞於瘴一門之內其
於人倫之常亦可謂無愧焉耳矣當公草奏時灼然知
不可以不言而言之不可已也公之心惟徐公瑄足以
知之謂公於他人奏事急急傳錄問之則曰若幸他人
言之則某可以止胡公封事有惻怛憂愛之誠無激訐
叫呼之氣嗚呼是可謂後世事君者法矣咸淳丁卯小
雪前一日天台董樸百拜敬書

三百年權奸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

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
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為臣為子為弟之道則
二凶之惡殆浮於三凶當是時小而敢言國家之大事
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忠憤激烈警
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論理明白懇切不為危辭
又不抵忤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
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愛其身則一也夫人
臣之告君冀其悟耳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

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徇國者其尚有味於吾言臨川草廬吳澄敬書

寶慶零川之事兄弟天倫一大變也時玉堂行詞有曰長枕大衾之樂豈不爾思尺布斗粟之謠自貽伊戚讀者至今悲之在廷諸賢身任綱常相繼論列公以棘屬毅然批鱗且獻言抵觸權近至謫死象郡悠然不悔雖其忠誠根於天性亦國家涵養人才崇獎公論之効也迨紹定霈恩而特旨歸葬端平改紀而褒贈延賞咸淳

嗣服又易名剛簡得魯公所不得之諡英英忠魂亦可
少慰於九原之下矣盛德餘澤天所錫予百世宜未艾
然銅仙露泣似踐畀秦得請之夢玉盃人間或者至以
叔子識環之報疑之嗚呼吾屬尚忍言之公之諸孫克
紹先烈以家乘徵言於余余謂公之芳名在史冊忠義
在穹壤奚庸贅然高山景行千載一日余則不能已於
言也因齋名氏於編末云大德丙午後學東陽厲一鶚
拜書

剛簡公上穆陵書字字從天理中流出不待贊美至謂
幸而有他人言之則某可以止此真無所為而為期於
人主之一悟而已所謂求仁而得仁者死嶺外公何怨
乎穆陵後聞王公遂之言為之愀然加恩延賞曾不崇
朝則公之謫死直由丞相嗔耳又所謂君仁臣直者也
嗚呼盛哉俛仰今古為之慨然大德丁未八月望番陽
徐明善拜手敬書

詞賦又其各別情得... 又所不持之... 誠美... 意... 公...

蘇頌書... 卷四

蘇頌書... 卷四

蘇頌書... 卷四

蘇頌書... 卷四

蘇頌書... 卷四

蘇頌書... 卷四

象臺首末卷四終

WWW.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卿事而先父身為法官親閱案牘遂上疏極論請亟行
追贈褒崇且貽書時宰言尤懇切真魏二公讀而嘆曰
下僚乃有斯人吾當端拜尋聞忤當國意將寘重憲相
顧大息曰果爾吾二人當直造榻前爭之得其語以告
當國於是真公先默而後御史李知孝乃劾先父乞竄
海外或議起大獄以禍諸賢先父曰吾辦一死不為人
累賴先帝察其非辜迄從寬典羈管豫州明年司諫梁
成大復奏罰輕於罪乞更施行有旨徙寧越未及行以

疾終暴露七年乃沐恩霽歸殯於鄉端平更化妝召正
人貶黜者以次盡用先帝憫先父忠節贈恤錄孤恩綸
甚寵至有魂不可招悲悔何及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
杼之過之語知柔儂以無庸獲叨延賞茲拜洪造備數
周行早夜靜思公朝之假借休寵者豈以知柔才足數
哉特念先父抵觸禍機視當時諸賢獨慘而不及身被
寵光欲使臧孫有後於魯爾竊稽令甲節義彰著不以
官品命諡知柔家於江西所知者曾三聘范應鈴以庶

官得謚至於先父徒以不肖孤未能發潛闡幽尚爾遺
憾不孝之罪將何以歸見邱塚謹依格具錄封事行狀
及贈恤省劄告詞冒昧百拜控露欲望公朝特賜敷奏
褒表易名以昭先帝念忠之本心豈惟先父九地銜恩
將俾天下後世忠臣烈士皆知所勸伏候指揮奏訖六
月九日奉聖旨特與賜謚右劄本家咸淳三年六月某
日朔無齋以先帝御衣之衣禮部尚書劉本家咸淳
三年六月某日朔無齋以先帝御衣之衣禮部尚書劉本家咸
淳三年六月某日朔無齋以先帝御衣之衣禮部尚書劉本家咸

議曰傳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立者猶人身之有命脈
關於興廢存亡不少也我朝以議論立國焯焯在人耳
目者濮議也新法也和議也偽學也今觀諸賢之論建
始或拂鬱終必消融暫當晦沈久復昭晰間有不幸而
蹈窮愁憂幽之境英風誼槩之死靡悔千載有景光也
是豈偶然之故哉上之所響下之所趨也前之所植後
之所仰也夫以我朝富強不如秦隋威武不如漢唐而

本領清正之氣渾全巍乎與帝王比隆非議論之明効
歟若使如公孫洪孔光張禹胡廣輩何以導永命而夷
厲階也按特贈朝奉郎胡公狀公慷慨有大節試中刑
法除大理評事兩遇登對言獲寶璽非福國家之患在
山東時逆全未叛也寶慶甲申雲川變起倉卒下于理
寺時相困窮治鉤黨轉相誣引少卿徐公瑄寶蒞其獄
與公意合會詔求直言公遂極言其薄乞以周公於管
蔡太宗皇帝於秦卬為法以齊威公於子糾唐太宗於

建成元吉為戒又移書時相謂公論未有久而不明寃
抑未有久而不伸言者李知孝劾公黨逆遂語連洪公
咨夔公謫象州徐公亦謫道州已而司諫梁成大亦疏
徙徐公象州公欽州皆死囚山矣先是徐公舉公引經
決疑近古遺直又言之時相公所草封事出於至誠非
沽激求名者比成太所謂瑄極力從史合謀共議而為
之者也端平甲午上始親政殿中侍御史王公遂奏徐
公及公保護諸賢扶植讜議仗節秉義足以寒亂臣賊

子之膽詔與褒贈制詞有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
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
朽矣公之心迹至是暴白於天下後世嗚呼豈非天哉
方寶紹間諱人言事言綱常為尤諱既責真公魏公洪
公同時得罪者凡十餘人獨公與徐得禍最烈及議論
反正縉紳之彥草茅之士稍復言人倫矣方公大琮擢
諫垣首請繼絕謂公一疏貫穿百代之興亡讀之令人
流涕先皇初不以為拂也何物蔣覲論方公等四人無

將不道賴睿明洞照議遂格夫是是非非交亂於一時
未有不適定於異日今當權銷勢歇之餘而或者猶踵
醜正惡直之轍然則公之蒙疑負謗於是非未定之時
尚何怪焉惟其采挫而采厲愈遠而愈芳國家一綫命
脈賴以不亡則其有功於世教也其可沒乎公喪四十
年上特賜公諡下有司議且兩年臺待罪博士反覆遺
事感然有感於中也故因素為繪推明我朝立國之本
末以厲萬世之臣子而誅夫賊滅良心附和時好者按

諡法刑政罰奸曰憲剛德決斷曰肅易公名謹議
事覆諡議事出
平上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沂靖惠王府校授
諡曰楊潮南其
議曰先皇踐祚之十年改元端平將與天下更始至是
始親政六月有旨胡夢昱復元資繼又特贈朝奉郎官
與一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
又曰方嘉贊田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

直且識投杼之過大哉王言茲理考所以為此理之宗
往歟用能撫有方夏享國四十一年天命人心凝固而
不可解其本在此先是嘉定之季年謝周卿等獄具先
皇帝知非濟卿意有旨追贈議者駁之胡公時為廷尉
評每閱按牘有感詣卿長徐公瑄欲退具封事久矣駁
疏行不勝憤烈會詔求直言既四閱月未有痛哭流涕
為止言者公於是以前書伏闕下排議者之說且白故王
本心乞援秦郵追封賜諡郵孤故事又乞降存亡繼絕

之詔同日貽書時宰極言之實寶慶元年八月也甫數
日御史李知孝劾公削籍竄象州徐公以上書救公連
坐竄舂陵明年六月諫官梁成大謂罪大罰輕又劾公
徙欽徐徙象公未去象死焉旋殯凡六年遇慶霈始得
歸葬公歿之明年徐公亦歿于象公之將竄象也真公
德秀最先遂與公同章被罪洪公咨夔楊公長孺也一
時儉人怙威煽熇自謂可以烹制海內然自是言者不
絕如魏公子翁諸臣遭黜謫不悔而當受禍之烈莫胡

徐二公若也然公之身雖亡而公之言已入於先帝之心故端平之所行動盡發達如矢往如川決見於親政之數月一時治象赫然比隆元祐益見前此駁疏之行且必死公于窮荒瘴癘之濱非先帝意也時臺諫如王公遂如方公大琮皆由親擢慨然論及茲事先帝曾不以為忤王公至謂徐胡二公之逐含笑謝妻子以保護諸賢以扶持讜議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方公又謂公一疏貫穿百代之興亡讀之令人流涕

此於公何有哉蓋天理人心之至而意響由此明倫義
由此立氣脈由此續其所繫甚不細也皇上嗣大厯服
首詔復故王封爵天下莫不鼓舞於咸淳之政良由上
在青宮日深知先帝意形之詔旨藹如也繼又有旨下
有司命公諡大明正照幽隱畢伸天地中間莫不順序
上此心即先帝之心先帝此心本無所為而為之即天
心也嗚呼理考可謂處天下之至難公可謂言人之所
難亦惟心與天一則難者直不啻折枝之易爾伊川謂

如今人道尚不廢者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
是知三綱五常之定理繫於人而命於天天一日不壞
則此理一日不易寶紹諸人遂欲盡力斬伐之以冥行
於一時可乎不可也故王之心賴胡公而白胡公之心
賴先帝而白胡公得白於先帝之心暴之千萬而無忤
斯固伏於秉彝之性抑亦祖宗仁孝之傳乾淳諸老流
風之近固應有此嗚呼公所言十行六七矣天誘聖衷
將盡行其言無難也庶乎人紀盡而覆載之內無一不

滿之處嗚呼真無愧於大臣之分矣公廬陵人其行與
事具見家集謹案所上封事徐公所上時宰書質之告
詞劄命臺疏互考顛末而識其大節如此奉常議易名
憲肅而公之父諱憲於名稱未安按諡法內外賓服曰
正剛克德就曰肅請改諡曰正肅謹覆諡曰正肅公上
但此都省集議是實請入憲於諡法以爲
吏部申胡夢昱覆諡事稽之典故賜諡者大常禮院議
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都省集議省官有異議者聽具

議以聞竊惟名者實之賓易名之典必撫其行事之實
寶慶間詔求直言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極諫力詆
時政嘉其貫日之忠旌其折檻之直有詔復官繼贈朝
奉郎官其一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
朕心哉御史稱夢昱保護諸賢扶持謹議仗節秉義足
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此夢昱之大節表表在人耳目而
公朝賜諡之本意也諡法曰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
曰簡若夢昱者可謂剛而塞簡而廉者矣有強毅正直

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庶幾天下後世聞其諡而知
其事稱其名而想其人得之無愧而名之非溢美也奉
常初議諡以憲肅考功以夢昱之父諱憲於名稱未安
乞行改諡但正肅二字恐於夢昱平生大節尚體狀未
真合行詳審欲批送禮部下奉常參攷審諡申報
相議審諡
實數
人
道
以
綱
常
為
大
扶
植
綱
常
以
強
毅
正
直
為
大
蓋
強
毅

則其志伸乎萬物之上正直則其氣塞乎天地之間此
胡公夢昱身可死而節不可奪時愈久而名愈不可磨
也准批下公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事
情允愜審諡法合諡剛簡申省部備申朝廷取自指揮
施行

承議郎守宗正丞兼權考功郎官兼沂靖惠王

府教授梅應發

議曰咸淳三年夏有旨賜故大理評事胡夢昱諡奉常
諡議曰憲肅前考功以其父名憲請改正肅上之省矣
省官議送奉常審定曰剛簡仍下考功審覆切惟本朝
以議論立國所以扶植天理民彝於不壞不滅之地者
惟士大夫一點忠義之氣不以死生禍福易其介爾孟
軻氏有言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坤以簡能故坤之六二臣道也必曰直方大
蓋氣無是餒則為剛動直以方則為簡士大夫以此為

氣節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竇慶初先皇帝命
追贈濟郟棠棣孔懷之情惻如也何物奸邪肆為疏駁
詔求直言時政將以來讜議既四閱月後有推廣先帝

之本心者評事以棘寺小吏獨當雷霆懇懇款款惟以
倫紀之大為急先帝亦既采納之言路愴壬和時宰極
力抵排一疏貶之象再疏徙之欽而評事竟殞災荒矣
羣陰覘消端平親政追念遺直既俾歸葬且復其官錄
其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又

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
且識投杼之過至是先帝友愛之心益張而評事死且
不朽矣按諡法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簡若評事
之不怵於勢不靡於邪仗節死義至爾忘身諡曰剛簡
疇不謂宜惜參政魯公宗道大常初擬以剛簡易其名
議者不知為美諡竟改曰蕭簡歐陽公每以為惜今魯
公所不得者評事得之抑亦可以無憾矣宜如大常議
謹覆諡九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吏部審覆至事理胡

夢昱特賜諡剛簡

走馬像贊

遊名山雍虞集

山深茅屋風波濶孤舟小去處本無心於焉發長嘯白
雲莘野耕清風渭川釣悠悠千載下斯人可同調

錢習禮

蘊純正之學負方剛之氣侃侃立朝屢陳讜議其欲厚
者昆弟之大倫其所切者邦國之重計竟致忤於權奸

甘遠被於播棄正類抑於當時公論伸於後世如公者
信所謂世之偉人國之令器也

周述

抗疏以援懿親漢欲回乎天意忠言至於激切甘遠死
乎荒裔譴莫甚於寶慶之斥恩莫隆於端簡之諡身雖
訕於一時名迺昭於萬世我見公像而再拜凜乎其有
生氣仰輝光於廬陵其視忠簡為無愧也

冰肌玉骨鐵石心腸清秩躋庸於棘寺危言激切於廟
堂仗義秉節宜乎為姦諛之是妬推忠布赤凜然與日
月而爭光一斥不復竟殞遐荒蹈寶慶之咎不測受端
平之命惟良公之事業載諸青史固不在畫像之有無
公之後人歲時景仰庶幾展孝思而感秋霜余生也晚
慕蘭尤長幸忝公之鄉里愧材識之薄涼視公死生高
明正大誠足以厲風化而植綱常豈但視澹菴而無愧
上當與忠節千古而同芳

王世貞與李貞古

論

卷五

三

七

七

惟剛簡公當宋季世直慕汲黯言如陸贄上書穆陵懇
切諄至權奸嫉之卒蹈顛躓忠義炳然星輝日熾上配
澹菴亦以簡諶嗚呼廬陵盛哉胡氏庶幾餘光也
平五倫陳文公以事上通書文固不存書於文甫錄
鐵石真心圭璋美質問學則底於純明爵秩則躋於華
密其讜議也實天理民彝之所關其貶斥也迺奸諛權
幸之所嫉身雖殞於災荒名乃垂於史筆宜謚號之寵

加昭忠義之罕匹皎若秋霜凜踰烈日噫願予忝鄉郡
而為之後進慕公勤山斗而莫之紹述也

及臺首定
卷五
十四

惟則爾公當

切歸矣格

深意亦以

誠

機源真心

而無二

象臺首末

卷五終

象臺首末

卷五終

卷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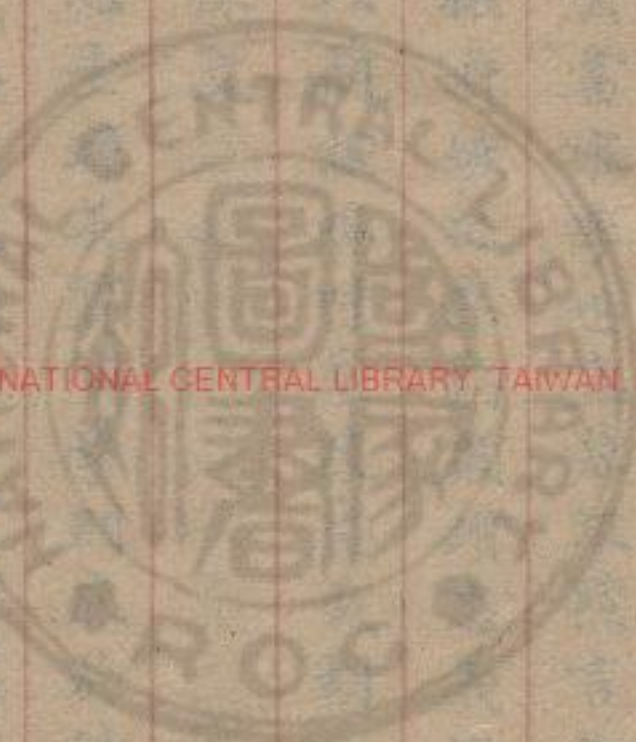
卷五終

卷五終

卷五終

卷五終

卷五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象臺循末
附錄
越圖印紙題

穆陵在御四十一年臣子之攻上躬者莫大於雲川之
事得罪竄斥乃斷國者有不得不然暨主德尊鼎命固
權相歿化彊更竄斥者復美仕通貴穆陵之心白於後
世矣士大夫立朝抗論當先寘禍福度外吉凶死生固
非人所能為而天亦不可必剛簡胡公之疏豈異於天

日之洪者不幸物故不端平之待豈非天者亦不可必
耶當時施行既曰追毀出身以來文字考功歷獨非耶
宜在所毀兩猶經有司批給臨安視京兆府公引典故
為疑為此典者蓋以為他日牽復張本府公不署亦欲
異於時後耳殆未思立法者忠厚之旨不可以不論也
故國三百年間於士大夫來始終而通塞則有命存焉
胡氏子孫試以余說槩之則知故國之延促有不係乎
是者獨恠議者後五十年主少國危之際猶追咎此雖

謂不知天可也少微之野鄭陶孫書
稱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
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邨死非上指使當立孤以明本
意於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宮乞黜未幾御史李知孝希
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閣言削籍二字
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三入閣相怒曰
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且考
功籍謹不涉署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善護行復

密以錢鏞相遺贖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
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遂復桷獨恨不得
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豫章周儀之間言是事桷具
所以儀之曰剛簡諸孫攜考功紙來與予語誠不妄噫
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
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殿下先公時為參詳併
識于是大德乙巳四明後學袁桷識
卑陵之於忠簡眷眷如此則知廟謨豈嘗須臾忘克復

哉志欲有為時未可為天也乾淳遺民之元來吳澄再
拜觀異謹記

渡江炎德衰顛倒由茲檜胡公進讜言直欲掃蕭艾居
然新州謫名震天壤內恢復事已非能保清淨退孝皇
眷先臣拔擢起滯廢羽儀廊廟間議論尤正大邱園將
佚老耿耿丹心在者明嘅凋謝一劄重恩賚矯首仰乾
淳芳猷博異代龍章儼如新字畫有餘態前修不可作
展卷一長喟後學生金華葉謹翁拜手敬題來文卷同

右剛簡胡公考功印紙一卷得不與出身以來文字同
時追毀若端平追復贈官朝奉當由至元初悉上送官
今不知在亡矣大德丙午余客洪泮時縉雲鄭公潛昭
提學江右三山王禮翁適留公館中胡揚自立以此卷
屬徐求公一言遂并得王詩語各有意去之二十五年
自立之子義同復求余書其後謹按剛簡當宋寶慶乙
酉上書言濟帥事稱周公囚蔡叔而封蔡仲此周之所
必長齊桓公殺子糾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皆絕其世此

齊之所以亂不旋踵則天之所以殺唐子孫幾盡又引
申生得請其應為韓謂濟王不幸事異蔡叔子糾元吉
宜厚其追贈褒崇錄其子孫歲時致其祭祀使濟王之
冤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
語極沉痛此宋三百年理義之所漸摩涵養者也於乎
遠矣反覆此書有味其言故特著之卷末昔先祖成敬
先生與剛簡同年以詩貢于鄉名次適相先後宋嘉定
丙子也至順二年正月初吉里契家諸孫劉岳申拜手

謹書山至歸二平五
味吉是興平語紙傳息中

出身文字盡追休底事尚書印紙留法密以疎唐律令
謚剛與簡魯春秋批書畢竟明功過開寫如今信解由
當日有心言濟邸後來無命到欽州諸公長樂方資笑
千載權姦不掩羞鬪卷為公三下拜胡門家寶子孫收
元統甲戌秋八月朔日郡諸生周似周拜手謹題
往年於胡剛簡公之家見其奏稿讀之流涕為綴數語
於後今在洪又見此印歷觀畢愴然臨川吳澄識

右宋大理評事胡公夢昱出身印紙一卷五縫尚書吏部考選之印鉗之批書有刑部臨安府吉州印卷端滅首三行第六紙去大半意此非告勅故毀而不追公貶

在寶慶乙酉秋華文楊公長孺贈詩云便是吾鄉小澹菴明年夏司諫梁成大摘以劾楊公并按大理徐卿及胡公猶以為罰輕有旨徐更鑄三官謫象州胡自象移欽州未行卒嘗語人以欠金之夢且曰彼紛紛者將謂嶺表真能殺人其定力如此紹定辛卯蒙恩歸視啟之

面如生端平甲午從丞相鄭清之殿院王遂奏贈朝奉
郎予子思告云以直言求人豈以直言罪之又貫日
偃月折檻投杼語精對的當筆者洪舍人咨夔即紙尾
所書同時錫罰者也咸淳丁卯夏詔賜諡奉常初議憲
肅考功以公文父名憲周改正肅都省定為剛簡考功覆
審曰宜且謂昔魯參政宗道擬以是易名議者不知其
美諡更曰肅簡歐陽公以為惜今評事得之可無憾矣
其秋命下如章公扶持綱常物議所共與親閱辭讀言

責所當然餘論建詳本傳所居功德源尚有子孫其居
吉水東郭者曰楊字自立子士會能負藝為校官寶此
身如拱璧求余題綴院長臨川公後於是乎書致和元
年夏五月史官曾巽申拜手謹題

右此忠簡剛簡兩公家世所寶文字及元朝諸閣老所
為題識翰墨也皇明洪武戊辰科進士吉文解縉持以
視予謂忠簡視剛簡為從孫忠簡後裔無聞剛簡則有
八世孫義同之子李琛義賢之子亮有所有為其家之

有更加褒治仍為題品是使胡家子孫有通知二父之
美無材智不足之憾縉妙年用心忠厚若此遠到豈可
量也哉觀畢題識其後而歸之洪武二十二年倉龍已
巳冬十有一月丁卯朔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左春坊
左贊善劉三吾書

孔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宋之
亡秦之賊史之專妖孽也胡銓與夢昱禎祥也妖孽不
兩立秦史不死公之手則公死其手明矣此宋家存亡

之一機也或曰秦史美而不篡曰勢不可也忠臣義士
滿天下而二公尤卓卓者故當有所畏憚耶洪武己巳
秋襄陽任三秦題

三秦題

襄陽

任

三

秦

題

時

麒麟鳳凰芝草祥瑞之物幸而出於盛世人以為美恨
不生於其時身親見之不幸而出於衰世見而驚怪之
戲賊之鄙賤而輕易之聞者無不惜焉放臣出子不過
於時若子奇之遷屈原之放比干之剖心鄂侯之菹醢
生無一日得志於時而坎坷者終其身然當時疾之不

過偉臣一二而已天下至今惜之世愈遠而愈傳傳而
益彰書之典冊猶想望其風采思見其人而不可得視
當時疾之者有甚於糞壤比之於仇讐恨不手刃而啖
其肉猶足以自殺當宋南渡高宗以昏懦之才偷安一
隅陷中原之地於累世之仇而屈身忝祖僕僕亟拜於
仇敵之前曾無作色而蟲賊之檣又陰蝕其中力主和
議當時士大夫曲脊從流莫敢齟齬其間一編修官胡
銓獨能慨然以義諍之三百年士風賴以不泯雖連貶

竄而宋之宗社岌岌乎殆矣降及寧宗史彌遠恃小人
之才專權擅勢貴和以宗室賢子孫聰明過人疾惡如
讎為所構陷出之寧國而立理宗於是母后內專權勢
而彌遠之勢益熾矣雷川之後後貴和既死猶議削奪以
快其身心獨一評事胡夢昱又能慨然以義諍之竟以
貶死嗚呼豈不重可惜哉今幸其八世孫士會之子若
姪寶藏之其印歷及阜陵手勅一道賜銓者尚在反復
熟玩慨然久之洪武己巳秋閏八拜手謹題

士大夫以道事君責難陳善身不暇恤其暇恤名哉剛
簡公以忠被斥至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陋哉小人之為
也公身沒而名愈彰天下公議自不可泯後之襲為小
人者不可以鑒乎因拜觀公考功歷於胡氏之後宗訓
所謹識於後泰和楊士奇書
隄山祭田附
剛簡公墓在本縣五十二都天玉山後白茅坑舊名鄧
家墓今左曰小塘園右曰故事坑海螺形朱山丑向之

原一墳山四至東至田直下西至坑心直出南至第
三尖峰北至直下抵田一原置醮祭祖米六石六斗
彭庚一佃白馬廟前早米五斗彭重八佃天玉山下晚
米一石五斗彭重六佃宋家屋場田四坵計米二石又
佃天玉山下晚米一石五斗彭重七佃白馬廟前早米
二斗五升又佃宋家屋場早米四斗彭重十佃白馬廟
前早米二斗五升又佃宋家屋場早米二斗嗚呼年
代更歷既久祭田不知為何人所侵而存焉者特簿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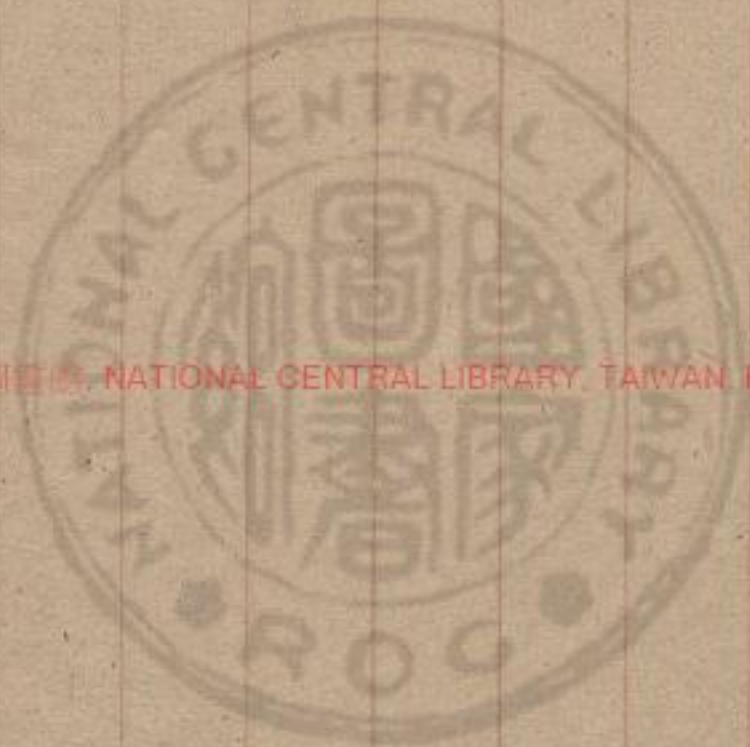
耳雖公墓亦幾奪於豪族成化間賴我先父恒孚處士
暨伯父恒性恒仁君披荆棘逐狐兔相與竭力恢復乃
於辛丑念六日乙酉之吉奉先大父幼文府君柩附葬
于公墓之左歲時祭掃迄今不替嘗與山近守墓者約
每遇清明必先掛紙否則不許於墓之前後左右取茅
并以其原約姓名刻于下方俾後之子孫凡登是墓亦
因有所稽考云嘉靖十四年乙未歲孟夏之吉祿謹識

書印紙題後來田直下西至山真出滿道

右先大祖剛簡公印紙蓋因宋理宗時明濟邨寃被謫
輒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則此印紙亦宜在追毀中而猶
經有司批給止去首三行說者謂非誥勅類故毀而不
追理或然也將不知何年代珍藏於水東自立君之族
且請元季及我國朝諸元老為之題識其用心亦勤矣
又不知何歲月流落於山下宋良臣氏之家宏治間郡
庠生歐陽偕元氏為其門館客見此題紙鄉貫住址頗
大驚異詰之曰此實新村胡氏先世之重器子何因而

得其速舉以還庶幾免禍良臣氏首肯遂因偕元氏送
至而吾新村亦禮謝焉但首有忠簡公誥命一通邑城
東臻化君謂其汰實出忠簡多方力索余時侍諸父側
而議之曰剛簡雖視忠簡為從孫然羅一峯有剛簡不
附忠簡之說執之何益遂勸以歸諸嗚呼物之存亡豈
固自有數也耶去年方擬刻象臺首末愈兒適自家攜
至因請壽諸梓以免復為他姓所得余然而笑曰物之
存亡固自有數他非乃所知矣十一世孫兩峰胡祿謹

書臺會本新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